



耳溪集 卷之七

題書跋

共十七

~ 16
2330
7



和
2330
卷 2/7

耳溪集卷十五目

書

與四舅沈公

鋌

論主客辨書

答南進士

龍萬

書

與朴維則

希聖

書

上巡使趙台

璆

書

答申文初

光河

書

再答申文初書

答金元直

敬之

書

答申儀甫

大羽

書



答黃判樞 景源書

與徐尚書 浩修論易書

答宋德文 載道書

與宋德文論詩書

答宋德文論書書

答李剛叔 健燮書

與戴翰林衢亨書

與戴翰林書

答孤竹國李秀才純之美書

與紀尚書勻書

與紀尚書書

與紀尚書書



耳溪集卷十五

書

與四舅沈公 鈔 論主客辨書

來辨云有主而後有客客者一往而一來主者常存
而不易自天地而觀之則萬物皆客也自太虛而言
之則天地亦客也可謂超然獨見發前人所未發者
諷誦反復不覺窅然自喪矣但以形爲客以性爲主
遂至於分理氣爲主客則未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之妙而其弊也恐至於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矣
殆由於立言太高不自知其流於過也蓋嘗論之主

客者內外之名也理氣者體用之妙也內外者相對而互易體用者妙合而無間故自我而觀物則我為主而物爲客也自物而觀我則物爲主而我爲客也物我互相主客而主客互相物我從而主之則萬物無非主也從而客之則萬物無非客也何嘗有一定之主不易之客耶若夫理與氣則不然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理不能自行而乘乎氣氣不能獨運而根於理理者氣之帥也氣者理之卒徒也帥之不可無卒徒猶卒徒之不可無帥也豈如主客之相對而不必相須者乎理雖不能無氣而不可指

理爲氣也氣雖不能無理而不可指氣爲理則豈如主客之互易而初無一定者乎請因來教所引酒飯而喻之飲酒者爲酒客則酒爲客耶飲者爲客也啖飯者爲飯客則飯爲客耶啖者爲客也從酒飯而言之則酒飯爲主而飲啖者客也從飲啖而言之則飲啖者爲主而酒飯客也主乎酒飯則以酒飯爲理而以飲啖爲氣可乎主乎飲啖則以飲啖爲理而以酒飯爲氣可乎然則主客之初無一定而理氣之不可主客也明矣來教所謂性主形容之說終不足爲定論也請以愚意易之曰性者主人也氣者僕隸也形

者宮室也外物之接於我者賓客也私欲者悍僕也
聲色者暴客也告子之勿求於氣無僕之主也荀子
之性惡指僕爲主者也莊老之外形骸不修宮室者
也佛氏之去根塵閉門絕客者也衆人之徇物慾縱
悍僕而接暴客者也有主而無僕則無以爲家有僕
而無主則其家亂主定位乎上僕聽命於下修宮室
有度接賓客以禮馭悍僕而不敢肆防暴客而不敢
入則上可爲幹蠱之子下可爲保家之主也明乎此
則可以達理氣之說而知主客之辨矣

答南進士

龍萬書

懸榻才解華牘又至披復數回慰荷交并昨日大雪
南來翔覩司民憂者安得無喜而第念此身未知明
年當在何處竊恐徒憂其憂而未能樂其樂也鄉約
備悉教意旣富而教是乃聖訓當此饑歲欲行古道
真所謂奚暇治禮義者難之之論未爲過也然士之
學禮猶農夫之耕不可一日廢者况此相勸相交之
道不過在家在鄉日用易近之事初非高遠難行則
何可以偶值凶荒而不之講乎且本鄉曾有舊規今
直修明以復古而已比諸翔行尤有間矣來教先舉
養老之禮云云可謂知其本矣而三代以後此法之

不講久矣東漢盛際雖或親舉袒割之禮未聞推諸鄉塾興行禮俗則特是告朔之羊耳至於近世好古之士或行飲射之禮而不過一場觀美而止未必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實也恐不若立約讀法之有規模有勸戒通賢愚貴賤而皆可按行有所維持也況此讀約之日兼行講學之法實與白鹿洞規互相表裏則學者有講磨之益庶民有觀感之美可謂一舉而二美并矣不佞亦於公務之暇躬詣會中叅聽講說或行飲射相與周旋於俎豆揖讓之間則尊年養老之禮亦在其中矣自念疎劣何敢與議於教化一

事而顧其職則古人所居之位也其事則古人所行之餘也得與鄉中諸君子講定而設施焉則不出數年習以爲常自有成效庶有補於風化之萬一矣

與朴維則 希聖書

向也造門獲覲雅儀相對鬢髮俱是望六旬人何並世而識面之晚也後從士友間時聞動息而會合苦難怒焉在中日者洪載汝袖示盛稿謂不我鄙使之開口論得失顧淺陋不敢當亦有不可辭者讀數過愈知其味盖思深而語奇氣肆而功密非今世膚識曼辭所可彷彿不覺歛衽生敬妄以愚見就好處加

朱點以塞見示之意不知能窺良工用心否也不佞少學詩老未有成常謂詩之爲道未易言也非求諸天而得之心不可以力取今見公詩竊有感於中者援筆而述其意遂成韻語命之曰詩解奉以質於覺者可也不可惟執事教之不宣

上巡使趙台

璚書在慶興時

窮塞徂歲倍切傾慕伏承下復盈幅誨諭諄悉洞晰奉讀以還開警實多前後糴牒之題蓋所以重國穀而憂民食也責勵之道不容不嚴雖以愚滯之性豈不能仰諦而終不能奉以周旋致煩日夕之憂勞理

當蹶然引訟謂之安乎則有不敢使之不安亦非上司之本意今承來教將以分其怨也是誠古君子用心尤非小腹所能窺度也安得不感與愧并乎至若私賙之當否備悉書意與狀題所以垂慮者周且深矣他邑之歲前畧有救急歲後盡付還案者惡得謂之私賑乎此誠謬矣欲以殘邑薄廩妄擬私賑者亦恐勢不可也然北俗大異南土民皆緣於南畝絕無游手故舉皆願還而不願賑者將以受種也雖當丙申之大賑終巡飢口不過六百餘而已丙歲荒政失之或疎抄飢之方未必盡精而猶尙如此則北賑之

無濫可推知也以今年言之三冬凋急至於累千者蓋以地毛之掃盡民間赤立雖是有田有牛之家大半絕火而呼饑不得不隨加周卹始則戶分終焉口哺以致厥數之夥然及至散糶之期募民願受則前日之仰哺者咸趨還案其願付賑者只是無田不農老羸孤寡之類不待約束自爾無多而毋論官賑私賑亦不容僥濫故入冬以後預先查揀力業之虛實壯弱之多寡細加爬櫛則初等當付者比之丙申無甚異同雖云逐巡遞加計至終巡似無大有出入矣邑力雖薄累以銖黍積以日月則庶有支繼之道故

不欲更糜國穀仰煩朝廷者竊有所料度焉此豈足爲自效之道而唯以盡此心而已非敢效他邑之先名而後實者也假令日後追付益衆見穀不贍則枚舉仰請尙未晚也苟使民無捐瘠則可矣何論賑之公私哉來諭又以秋糶遺失之多爲慮然丙申之糶捧於丁酉初無留逋則糶之逋不逋係於歲之登不登何可預慮其難捧而多付於賑案糶雖或逋豈不愈於賑之永給乎國計民命固不必爭挈利害而亦且較然明矣至於種穀舞弄之弊其可曰必無而大抵分種之規以口多寡分戶大中小按籍而差等之

自有定例似不至僞濫言受而敢不詳察而周防之耶隨事指導俾免罪戾則幸矣曾見韓文公與人書云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刺史恒私於其民而不以實應乎府觀察使恒急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其言誠切當區區所嘗自勉者苟情與實則天下無事矣何獨州府之間乎既承心曲之教不敢不以肝膈對伏乞恕其僭而諒其情焉拜書有日適值評事之行撓劇無暇今始修復殊訟不敏

答申文初

光河書

足下之名灌吾耳者久矣恨無由見其面乃今夏邂

逅於清齋之廬遂得接雅範而聽高談蓋磊奇宏博之士也驩然相得忘日之吳也既覲面矣聽其言矣又求見其文遂得不咸山諸作而寓目焉詩則步漢魏文則軌馬韓其色蒼然而幽其音訇然而長乃古之文非今之文也於是益知足下所存宜乎負盛名於當世也乃序其首而歸之且示余燕雲紀行一卷願聞其得失足下逡巡而讓見贈以長牘累百言歷敘詩文諸篇稱道溢其實至謂之文之至過矣何敢當也豈足下見愛甚而蔽於所好耶抑相與之篤而推而引之耶僕於是竊爲之踧踖不寧焉噫文豈易

言哉文之爲言經緯之謂也經者道也緯者氣也經緯錯綜自然成章卽所謂文章也語其至則虞夏商周聖人之書可以當之下此而秦漢唐宋諸子之文各得聖人之餘緒非其全也而皆莫不以道爲經以氣爲緯道有偏正氣有衰盛而文以之高下大小焉若夫述作之工變化之妙惟視其才與力所到耳自夫大道散而元氣漓文由是弊焉世之爲文者不揆諸道不養夫氣徒規規於言辭章句之末日趨於萎弱也卑近也古聖人載道之文遂不可見矣於是道爲高妙之門文爲虛假之器高妙則難攀虛假則非

真氣行乎其間如朝菌之起滅行潦之盈竭將何以抗拂雲之翰激懷山之湍乎故善爲文者先明乎道以立其基次養其氣以培其力然後出之無窮動而不括一經一緯變化生焉然所謂道者不外乎吾心聖人言之備矣所謂氣者莫詳於孟子其言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之文章實本於此善學孟子者莫如韓子而其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蘇子瞻亦曰昌其詩不如昌其氣此蓋古人相傳之訣也僕不自量嘗有志乎此而道之未

明氣於何有今老白首矣思與同志者俛焉而力振之惟足下學博而氣逸蓄之厚而攻之專可以與於斯文也故告之以此足下然之乎不然乎某拜

再答申文初書

續奉惠書文益富而論益精識愈高而志愈下可見吾子好古之篤求益之勤也且愧且懼將何以應之耶乃以子雲退之待後世之知爲迂而病當世之不知是則不然夫二子者自負也高自信也篤環視一世無足以知我者故遠俟百世之後耳非故爲驚世乖俗之辭以背今人之耳目也然揚子之書後人之

好之也反不如當世之侯桓而韓子之書愈久而愈尊者何也韓子之學未必遠過揚子而揚之文奇而險韓之文醇而永故其效之不齊如此是不待後世而知者知之矣來論云文者待道而傳誠可謂知其本矣然僕之前書所云道經而氣緯者亦有說焉盖道雖爲經而非氣以緯之不能成章不成乎章無以載是道矣故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其教人也必并舉文行門弟子之分四科先之以德行終之以文學者豈苟然哉觀乎論語之書可知已當時記述盖出游夏之手故至精至粹無可間然千載之下如

親炙焉至如家語禮記等書所載均是聖人之言而尚多可疑則道之有待乎文如此故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夫以武王之盛德大業史臣失其辭則不能傳信焉况後世乎孔子稱文王之道亦曰斯文也斯文也是則直以文爲道也何嘗舍文而求道哉嗚呼三代以降道之不明文隨而卑焉如韓歐數公能以文明道故其文可傳至若程朱諸子其學得孔孟之統而獨無游夏之徒述而傳之故文與道遂爲二塗可勝惜哉世之人狃於見聞皆曰文章關於運氣宜乎今不能古何其陋也夫天地一天地也山河一山

河也日月以照之雨露以養之風雷以振盪之人物之生乎其間者亘萬世而不變何嘗豐於古而薄於今乎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尙可學而幾况古人之文乎故余嘗曰人不能學聖者物欲戕之也私智鑿之也於古文亦云高明以爲如何

答金元直敬之書

嶺路停騶誠奇矣半晌相對何能吐積年菀結耶信乎浮生聚散都是夢境也天氣始熱伏惟別來聞居動止循適前日惠書見屬以令季士宜表瑩之文謂僕少有師友聞見推引過情而強委重焉若將假僕

正溪集 卷十五
數寸之管以闡揚幽光傳垂來世過矣何敢當也然竊觀士宜才茂而行純已在士友耳目而又有賢伯氏爲家庭間知已發其微蘊筆之以實則是足信服於人而不泯於後又何待夫淺蕪之辭乎顧猶不敢固辭者所以重賢者之托而悼良士之不遇也非謂自居立言而輕重斯人也謹就來狀節而約之綴成數十行繕寫以獻蓋表者標名行也惟簡之爲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不宣

答申儀甫

大羽書

前還文章影三冊視至而俯示遜志文評皇明數百

年無對手者誠得之矣嘗竊論明世文章崆峒雄渾而矜持太過弇州宏博而剽襲間見震川醇雅而乏精彩陽明弘辯而少法度惟遜志子學粹而識精才逸而辭工得八子之正脉而文之以經術其言藹如也歷數諸作家當以爲冠冕來諭以氣力不相副者盖由享年之不永故用功之未深焉耳夫其堂堂大節直可以撐宇宙而薄日月安有氣不足之理哉無由面論殊可鬱爾不宣

答黃判樞

景源書

昨蒙賜以手牘俯示箴辭十有四篇俾貢愚見不耻

下問孔文子之所以爲文也意甚盛矣何敢當也屬
值從 駕兩日未及仰復不敏之罪無所逃矣謹覽
諸篇不惟文詞古質有典有則出入於揚馬若其議
論之醇正識見之高卓遠出流俗切近時務老成忠
愛之意令人感嘆蓋隆道學敦風俗者御世之大範
也篤 聖孝勤法講者出治之大本也親耆舊正教
令得尊賢任人之實廣儲積恤災獨得足國仁民之
要暨夫備壇享以章大義簡謨臣以專廟畧函邊報
以嚴機密制田車以勸農功皆政體之大日經邦之
急務倘 明主採而行之豈小補哉第迓永命一篇

論非不大而無可據依定軍制一事法非不美而遽
難更張來論旣欲減成十二則惟此二篇宜在所損
不識盛意如何顧此寡陋何敢與議於大方之筆削
而旣承不鄙之問言不敢不盡字句之批旣有他人
之筆不容架疊而語意未妥處畧有籤評惟執事寬
其僭而去之取之焉不備

與徐尙書 浩修 論易書

六畫卦似始於羲皇而艮之終始萬物亦肇於夏禹
之時則後天之卦未知果出於文王也先後天之變
平日嘗疑之謂以卦畫之交易先天四變而始成後

耳溪集 卷十五
天云者終近穿鑿夫以天地之大數造化之流行豈若是安排而巧湊乎此則未允誠如盛論至於以五行論者蓋得洛書之位而理亦有據蓋易以道陰陽而五行者卽陰陽之氣質播成四時者也乾坤之用實寓於此易之八物坎離之外雖不分言五行而如雷風爲木坤艮爲土乾兌爲金或以其氣或以其質各有攸屬不可紊也今以火金之交承以坤土水木之間接以艮土爲不順然震離兌坎四卦皆以相生爲序而惟土不屬於四時故置坤於火金之間者金遇火則流故以土而隔之置艮於水木之間者木

無土則雖有水而不能生故以土而接之莫非相生之序也夏秋之交則不過陰陽之進退故以順爲序冬春之交則乃是一歲之大分貞元之機緘故必相制而後相生所以曰成言于艮而終始萬物者也至於乾兌以位則西方也以氣則爲坎水之母何可不謂之金乎雖以說卦之象言之乾爲玉爲寒爲冰皆金之氣也震爲雷爲龍皆木之氣也不可止謂之一象而如兌之爲澤乃是止水而與山通氣艮之爲山土之藏水而所以生木則五行之序如環不窮此後天所以爲天地之用而流行不已者也盛論所云二

氣之屈伸者何必捨五行而求陰陽之始終乎榕村之論後天不取五行未知其得宜也若引邵子乾統三男坤統三女爲證而乾則處於北東之首坤則處於南西之間亦所未解也大抵先後天之說始發於陳邵而朱子從之故後儒不敢有異議然毛西河則直以爲無稽而專以後天爲主此則敢於毀經侮聖固不多卞而至於上乾下坤自是不易之定位則何可以入用之異序便易其方位乎竊謂帝出乎震以下蓋言流行之序也流行雖異而方位不可易也夏易首艮而稱連山則今按榕村易論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其體用之不相離若此未有捨實體而談虛機者也以此觀之五行者陰陽之實體所以成四時者也何可捨五行而論易乎

答宋德文 載道書

德文足下古語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蓋言友之云乎不在面而在於心耳僕與足下俱白頭矣始於今夏相見於他席則所謂白頭而傾蓋者也有人有玄首而識面白頭而不知心者今吾輩識面於白頭而許交於傾蓋新而如故又非昔人之比也時當積雨蹄

轍俱斷筍與藜杖相隨於南山之廬散帙揮毫討論古今不知夏日之吳也其樂可知重以詩文數卷秤錘高下所砭刺皆中要竅隨加點化昔曹子建嘗歎曰後世誰有改吾文者古人之重其文章求以公天下後世也如此今乃得之於並世取益於一面又何幸也別來數旬常有引領之想昨從蘭社傳示手牘二紙古風四韻益見相與之深相期之遠其云勿以年數之不足而盡吾天授者誠鄙人之所嘗自勉者豈非所謂知心者耶蘭社詩軸與答小瀛書並即取來仍速瀛翁相對一讀不覺胷中浩浩如灑清風而

掇幽香也周甲之日聞在中元人生之得見是日信非智力所及乃天之所與也尤當慥慥乎未死之前無負天所授之意也謹以小序奉獻規祝高明覽之必犁然相契矣紅露一榼聊侑壽酌恨未能周旋於溪翁峒叟之席以續洛社故事也各體長軸乍閱一回令人惶然自失不敢率爾下筆且熱甚老眼眇矣姑留之以俟後日手寫堊布不一

與宋德文論詩書

前示各體詩數十篇材博而氣逸格古而意遠非天品之高功力之深能如是乎不意今世乃見古人之

音也僕愚不自量妄以爲古今一天地也謂今之不能古惑也蓋自書契以後于今不滿萬年夫以無窮之天地使後視今尚不離於上世矣至若夫子刪詩則塵二千餘年耳詩體之變一至於此是人之所爲非詩道之變也所謂詩道者何也書曰詩言志子曰興於詩禮曰溫柔敦厚詩之教夫言者發於心而矢諸口興者觸於外而感乎中出之以溫柔行之以敦厚可以化民可以觀政故在閭巷謂之風在朝廷謂之雅在宗廟謂之頌如是而已周衰俗漓言益多而聲隨長四言變而爲五六七言所謂歌永言也漢魏

樂府者國風之遺也楚人之騷小雅之變也西京之賦雅頌之流也皆足以發抒情志感動人心有裨於風教及夫近體興而雕花鏤月排紅比白較錙銖於聲病鬪巧拙於態色適足以戕人心敗世教詩之道於是亡矣近體之詩始於六朝之末盛於李唐而嗣後作者猶知沿流而溯源獨我東俗專尚近體稍知操觚已習駢偶開口綴辭便學律絕不知古風長句之爲何狀是可謂詩乎哉僕嘗西遊中國見華人詩話云高麗人好作律絕不識古詩使我顏發駢也夫東方之文惟詩爲長技名世之家蔚然相望而其爲

古詩長篇者絕罕焉間有之猶趨趣於宋人跡轍而惟鄭東溟起而振之力倡古風庶幾乎盛唐遺音但恨格力勝而天機淺未有冲和淵永之味動盪要妙之韻是則不可學而能耳然使後生始知古詩之聲容步武者其功不可少也今欲一反乎古莫如師其道道得則法隨之聲在其中矣噫生乎千載之後欲追古人之音不亦迂且狂乎然人心之靈天機之妙亘萬世而不息不變惟在自得之耳孟子曰樂則生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天機之動於人心者也學詩之道盡於是矣此可

與知者道聊爲高明誦之

答宋德文論書書

來諭曰詩道貴於性情性情妙於無爲無爲者無爲而無不爲也請以詩道移之筆道深哉言乎可以盡書之妙矣然無爲者孔與老俱言之誠難言也僕嘗謂老氏之無爲藏機而獨運孔氏之無爲循理而無情寔有公與私之分焉故余嘗反其言曰老氏無爲而無不爲聖人無不爲而無爲夫聖人之應萬事也一循自然之理無意於爲而自無不爲無所不爲而未嘗有爲也其於書亦然書者何造化之跡也始起

於象形亦循其自然之理耳然所謂理者非塊然一
圈物而已蓋有條理文理之粲然者行乎陰陽形氣
之中夫字者形也陰也畫者氣也陽也陰者方形者
靜陽者圓氣者動故字貴方而靜畫貴圓而動靜故
不可易動故不可過此自然之理也粵自古文篆籀
無不畫圓而字方逮夫隸楷興而始有戈勒波趯之
法焉大抵皆用圓鋒而作轉折起伏之勢剛而不露
活而不滯所謂折釵股屋漏痕皆是物也近世筆家
或用側鋒而便於結構或用築筆而求其銛利乃曰
古人之畫未嘗圓也夫側鋒者偏枯之木也築筆者

助長之苗也豈自然之謂哉凡有形之物無不受陽
之氣而肖天之形故人物之肢體臟腑草木之枝幹
花實無一有不圓者所以能生動而不息故書之畫
亦然是皆自然之理非人之所得爲也後之學者不
明乎理而徒求諸法則離其本遠矣然畫與字者有
形而有氣卽所謂陰陽也若夫行乎陰陽之中而不
局於陰陽者是作者之意也卽所謂意在筆先者譬
則太極之在形氣之先也書雖一藝理則一也能循
此理則斯可以無爲矣雖然今此所論蓋言書之本
也若其學之之道則在乎下學而上達又不可捨有

形之法而遽求無爲之理也吾子所稱灑落天遊雲
行雨施者卽大而化之聖也非吾輩之所敢幾也姑
先明乎字畫陰陽之說而從事焉以求至乎無爲之
域若其自然之妙則在乎自得之爾不可以言傳也
高明以爲如何

答李剛叔 健變書

聞問之隔今幾年矣耿耿之思未嘗小弛忽奉惠牘
欣審三夏雨潦體中平康重以經旨發難反復精到
可見秉燭之工年高益篤雖在望八之齡猶思不得
不措非立志之確悅道之深能如是乎不覺矍然起

敬也顧此悠悠度日舊學都荒曷以副求益之盛意
耶然竊以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仰復焉夫戒慎恐懼
者蓋貫動靜之工也故集註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觀乎常字亦字則可見戒懼之
工不獨在於不覩聞之時也下文慎獨章註又曰既
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觀乎既字尤字則亦以見
戒謹之工不獨在於已發之時也所以貫動靜而未
嘗須臾間斷也來諭誠得之矣無覩聞者卽事物雖
未接思慮雖未動而我之視聽固常炯然不昧此乃
未發之境界也如或冥然頑然全無省覺則何足以

立大本而應萬事耶來諭云率性之率字當屬靜時或動時者恐非經文本旨夫率性者通人物而言耳故集註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云爾則不當專屬人道又何論動靜之工耶此則不必別生新意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不宣

與戴翰林衢亨書

行到關外已聞高名遠播及入都下益覺藉甚遠人恨無以自通適有會心之客獲承盛眷延欸踰望不佞亦得聞其緒餘頗發蒙鄙何幸如之顧以使命在身不敢唐突自進終未克一瞻清光今將竣事言旋

只切嚮風馳神豈意高明不我遐棄特惠文房之具物旣華美意甚鄭重中心之貺何日忘之謹以古體一篇手寫以獻筆研紙墨皆用盛賜蓋出不虛受之意也臨行事劇言未成章惟君子畧其辭而領其意而已不腆數品聊表菲忱非日報也馬首明將東矣浮生會合邈然無期只願珍重自愛益懋遠大之業以副中外之望千萬不宣

附答書

渴慕已久因使期忽促不得一晤徒增悵仰承惠手書並讀新什欣慰無似所著六書妙契理解精

到不讓古人謹作長句一首題後並以贈行尊紀
在門走筆爲之知無當於大雅也名紙極佳輒書
一幅呈上餘珍種種如數拜登敬謝敬謝長途萬
里伏惟珍重珍重不宣二月五日衢亨頓首上朝
鮮副使洪先生足下

與戴翰林書

壬寅貢行獲蒙盛眷詩篇往復非不聯翩而終未得
一接清範至今耿耿在中伊後側聞執事受任遠方
屢經寒暑使价之行聞問遂絕甲寅歲不佞又奉使
詣京而執事尙未還朝追憶往事倍切悵悵昨歲使

行之回始聞從者在朝班遇東使問鄙人安否云驚
喜之極如聞天上消息况十年之後姓名尙留盛聰
垂問慙慙苟非海內神交何以致此感服高誼如聆
金玉之音也居然歲改伏惟尊體神勞百福某年過
七耄舊學都荒間經重疾神精益落無足言者從子
樂游充書狀官赴京謹修起居之禮竊想欣然如見
故人也往歲所呈六書妙契尙置案頭否厥後多有
增刪易名以六書經緯面目比前稍異故更書以呈
此書如有可採則布示學者以廣其傳使海外管見
得齒中國書肆則豈非聖代奇事耶且煩前歲見石

鼓於太學傍有新刻碑卽張公照書也筆法迥妙無媿古人忽忽未及印來或可求惠一本耶千萬非遠書可及不宣謹狀

答孤竹國李秀才純之美書

節使伴春而歸獲奉手書鄭重諄摯如接千里顏範居然寒暑已換尊體益膺神休前呈韓文公書後敘蓋欲滌論清聖讀書之旨以破世人之惑且使知韓子大書表章之者實有功於希聖之方也自顧識淺而辭陋無足發揮聊以酬見寄之厚意而已不意來諭推詡過情至欲勒之石而傳之世僕惕然愧懼誠

不敢當然遂事今不可追盛意又不可孤謹以賤銜如戒錄上海表鄙人不見棄於中華大方得以托名於先賢之下榮莫大焉非足下好善之篤優於天下何以及此又不勝欽服之至第於原本有數字點削處更此書納如未入刻用此改本如何前承揭示數十紙之教庶可以廣布弊邦尤切感幸不腆土產畧助紙墨之費千萬不宣

與紀尙書勻書

良浩東海鄙人也目未見大地山河之壯中華文物之懿徒將古人糟粕鑽故紙尋行墨居然老白首矣

竊有一二論述自視猶復欲然每欲一質於大方之家而顧未有階今幸奉使命詣上國側聽於輿人之誦惟閣下掌邦禮尸詞盟凡天下之學士大夫皆仰之以標準蘇子由之大觀於是焉在而非有公事不敢私謁適因家督隨來夤緣聞名於左右乃蒙大君子不鄙夷之許以進身於門屏接以賓客之禮賜之坐而假以顏色遂得以文字請教行中所貴數編賤藁遽然仰塵崇覽矣不意閣下謂有可取置之案頭不數日而特賜弁首之文詩若文各成一篇粧池以惠之禮意優异固萬萬踰望而展讀文辭所以獎許

倫擬者極其過情不覺駢然而媿怵然而不寧也然竊觀遣辭立論明覈精到覷破作者精神所注功力所到有非假借慰藉之爲者有以見閣下大眼目大權錘未嘗爲物低仰而妍媸莫逃鉅纖靡差於是乎恍然有覺怡然自信也夫文章天下之公理也古聖人立言明道垂教後人而三代以降道術分裂門戶歧異惟楚人之騷漢人之賦皆造其極詩至於中唐文至於盛宋獨臻其妙可謂各擅一代之長技而逮夫有明三百年之間無人乎繼其響者人有恒言曰文章與世級升降豈其然歟雖然不佞嘗謂天地一

天地也山河一山河也日月之所照雨露之所養夫豈有豐於古而嗇於今乎况文者性之所發道之所寓古今一道賢愚一性孟子曰人皆可爲堯舜堯舜猶可希也奚有乎文章奚有乎內外遠邇之別哉惟在乎其人之志之高卑功之淺深焉耳凡有自畫自薄者非愚則惑也自顧偏邦下品無足與論而乃閣下引而進之謂有可教此古君子用心所以公天下不限於門戶閩域也蘇明允卽川蜀一布衣也得歐陽子一言之重父子遂擅名天下知己之遇不遇殆有命焉如不佞者何敢比擬於昔賢而閣下卽今之

歐陽子也不佞之托名於閣下之筆誠曠世一遇也豈惟一身之光榮抑海東學者胥將聞風而自勵豈惟海東學者而已抑天下四方之士皆稱閣下好士之誠至及於遐遠僻陋之人則亦將有光於盛德宏規矣使期有限無以仰接清光敢以文字布此腹心惟閣下恕其僭而垂省焉

附答書

句拜啓耳溪先生閣下晉人有言非惟能言人不得併索解人亦不得文章契合自古難矣今於海外得先生之文句讀之雖不甚解而似有所解俯

讀先生來書亦似以句爲粗能解者是句能畧知
先生先生又能深知句也迢迢溟渤封域各殊豈
非天假之緣歟別期在邇後會無期此日不向先
生一言又何日能傾倒情愫耶嘗謂文章一道旁
門至多旁門自以爲正派者尤多其在當時旁門
自恐其不勝必多方以爭之守正派者大都孤直
淡泊之士聲氣必不如其廣作用必不如其巧故
旁門恒勝正派恒微自宋以來兩派遂如陰陽晝
夜之并行不能絕一先生生於海隅獨挺然追古
作者豈非豪傑之士不汨於流俗不惑於異學者

哉然韋布寒儒閉門學古各尊所聞而已有主持
文柄之責者則當爲振興斯道計先生身爲國相
又爲儒宗願謹持此義以導東國之學者登高之
呼必皆響應久而互相傳習使文章正脈別存一
支於滄海之外豈非盛事歟若夫風雲月露之詞
脂粉綺羅之句知先生必不尙至於摹擬詰屈以
爲古奧如歷下之頽波擗摺典籍以炫博洽如雲
間之末派皆自稱古學實皆僞體所謂金玉其外
而敗絮其中者也尤願先生勿崇獎之則先生有
功於海東大矣敢抒所知希爲採擇臨楮縷縷不

盡欲言句拜啓

句書迹之拙聞於天下故文章多倩人書此札亦本擬假手緣後會無期欲存一手迹於高齋以當面晤故竟自塗鴉希鑑區區之意勿以爲笑也句又附題

與紀尙書書

前冬貢行修上一書仰訊起居兼呈三篇詩矣會值大禮事繁只承領受之教而今夏賫咨官之行敬付赫蹄冀奉回音又因郊祀期迫春官事鉅未暇賜答而手書七律一篇詞旨溫厚精神灌注音節疎亮擊

讀珍翫如獲拱璧厥後寒暑遽易伏惟寅亮直清鼎茵崇重鄙人衰朽益甚舊學都荒恐負知音之盛意祇切愧惕向者赴京時伏承贐行二物俱是文房珍品致意鄭重感佩無比而臨行未及仰暴謝悃歸後賦得長篇要作傳後之資敢此手寫以呈望垂斧教焉不腆土物聊表菲誠千萬不敢盡懷伏希崇亮

附答書

紀句頓首奉書耳溪先生執事前因東琛入獻得接容輝見道氣深醇峙立爰閣如霜林獨鶴已驚爲丰采迥殊迨承謙挹不鄙勻之不文以大集見

示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公餘雜誦宛然與君子面
談嘆有德有言理誠不謬句才鈍學疎本未窺作
者之門徑徒以聞諸師友者謂文章一道傳自古
人自應守古人之規矩可以神而明之不可以偏
而改之是以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欲以側
調么絃新聲別奏今統觀雅製實愜素心是真異
地之同調矣不揣庸陋竟爲徐無黨之續先生亦
許以賞音是我二人彼此以知己相許也夫人不
相知日接膝而邈若山河苟其相知則千萬載如
朝夕千萬里如庭除清風朗月儻一相思但展卷

微哦即可作故人對語矣前兩接手書俱已裝潢
成軸付小孫樹馨收貯茲拜讀華藻亦併付珍弄
此孫尚能讀書俾知兩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將來
佳話也茲因鄭同知歸輶之便附上水蛙硯一方
上有拙銘白瑪瑙搔背一件康熙中御審 水
中丞一件葛雲瞻茶注一件宜興之各工 各系以小詩
先生置之几右時一摩挲亦足關遠想也臨楮馳
滂不備紀句頓首丁巳正月廿四日

與紀尚書書

去年貢使之回鄭同知賁來華牘手墨累紙精神灌

王澐集 卷十五
注誠意勤摯無減昵近崇範親聆雅音也推許之過情期勉之隆厚有非淺陋所敢當者至於文房各種箇箇珍美盥手愛玩益感中心之貺也五絕諸篇韻格逼古莊誦不已况教以前後拙筆付諸令孫使之藏篋而傳家此何等至意盛眷耶賤孫祖榮年方弱冠粗解文墨亦使此兒擎收盛蹟以修永世之好也書後歲已暮矣遠惟尊體益膺諸福不佞嘗恨六書之學闕而不傳妄以謏見哀輯成書名之曰六書經緯而點畫註解支分縷析不無穿鑿之弊未敢自信若有可取則置之書厨以備一種文字布示門生俾

此海外管見得傳於中國書肆則庸詎非大幸歟從子樂游充書狀官赴京敢伸起居之儀竊想欣然如見故人之子也別幅西學事卽區區所欲言者而向時忽忽未暇往復今又病餘手澀不能作長箋使孫兒替書以呈如賜洞劈源頭明示辨析則大有光於闢異距詖之功矣惟執事留意焉千萬意不盡而言太長不復乙乙伏惟神會

別幅

泰西之人萬曆末始通中國步天之法最爲精密故置諸欽天監至今用之然其周天之度不出羲和之

範圍推步之術全用黃帝之句股乃是吾儒之緒餘也所謂奉天之說亦本於昭事上帝之語則未可謂無理而稱以造物之主裁成萬物乃以耶穌當之甚矣其僭越不經也况又滅絕人道輕捨性命斃倫悖理非直釋氏之比實異端之尤者也不佞於曩歲赴京往見天主堂則繪像崇虔一如梵宇荒詭奇袤無足觀者而惟其測象儀器極精且巧殆非人工所及可謂技藝之幾於神者也近聞其說盛行於天下未知中州士大夫亦有崇信其學者耶至若水土火氣之說不用洪範五行而伏羲八卦無所湊泊噫其恠

矣第其十二重天寒熱溫三帶之語日月星大小廣輪卽是吾儒之所未言而彼皆操器而測象乘舟而窮海者其言皆有依據則不可以異教而廢之真是物理之無窮不可思議者也愚未嘗見其書則不可論其得失以執事高明博雅必有權度於中者願聞其說其國史記或有入中國者而規模法制果何如也其俗輕死生遺事物則何以維持上下耶永樂時鄭和遍遊絕海聞嘗到西國之境云其紀行之書必有印傳於中國者願得一寓目焉大抵異端之說後出者愈巧天地之生久矣安得無驚恠非常之事而

倘聖人有作必斷之以經常之理而已名物度數之至曠至廣者聖人亦有所不及知者置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雖然吾儒之五常四德乃天地之常經萬世不易之大道無古今無內外彼雖有神奇宏濶之說非先王之法言也程子之論釋氏曰窮神極妙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此也爲吾儒者惟當取其才而斥其學毋或貽害於世教可也未知執事以爲如何

附答書

紀句頓首頓首敬啓耳溪先生閣下濶別久矣回

憶如朝夕間事蓋無時不悵懷元度不但朗月清風間也客歲十月曾寄小詩二首奉懷歲暮貢使入京詢知與領時憲書官中途相遇知歲前尙未塵清觀也令姪侍讀寄到華札及大作字說雜文喜滄溟以外尙念及故人深爲慰藉寒夜篝燈細披著述真不啻對作十日談矣雜文刊落浮華獨存精液信學深則識定識定則語必中竅故文簡而理足此自讀書老境非可勉強而至者字說以深湛之思滂治官察民之本意不求同於古人亦不求異於古人因所固有而得其當無有此一編

始知書契所繫之大其尤當理者在不全爲之說亦不强爲之說荆公字說今無傳本惟周禮新義中散見之以其未註考工記宋人采其字說補成之此一篇所載尤詳反覆觀之亦非並無可取宋人所以交攻之者一以元祐之門戶一以必欲全爲之說遂不免强爲之說致相軋者置所長而專攻所短遂爲後世之口寔先生此書有其長而無其短此由氣質學問粹駁不同信先生之所養深也高郵王給事懷祖東原高足也於小學最有淵源昨以示之渠深佩服知弟非阿所好矣弟今年

七十有五學問粗浮不敢自信凡有詩文大抵隨手置之不甚存稿近小孫樹馨始畧爲摭拾抄錄未知將來能成帙否儻其成帙定當奉寄一本刊正也別簡所言西洋教事此輩九萬里航海而來前者甫死替者續至其志必欲行其教於中國而究之萬萬無行理彼所以能行於呂宋者呂宋人惟利是嗜故爲所餌中國則聖賢之教素明誰肯毀父母之神主絕祖宗之祭祀以天主爲父母祖宗哉此是彼法第一義卽是彼法第一礙故人曰西洋人巧黠弟直謂其謀所必不成真一大愚而

已矣其書入中國者秘閣皆有除其算法書外餘皆闕駁而存目已列入四庫總目印本新出先生諒尚未見今抄錄數篇呈閱至其法出於古法先生所見灼然不誣亦發其凡於四庫總目周髀條下一併抄錄呈閱見此理中外相同也臨風馳瀆書不盡言時因譯史冀接德音統惟鑑照不備紀句頓首敬啓耳溪先生閣下戊午正月廿七日

耳溪集卷十六目

題跋

璿源系譜紀畧跋

御定八家手圈跋

慕堂遺稿跋

芸窩集跋

五山集跋

龍城雙義錄跋

愚齋孫公 仲暉

實紀補編跋

懷齋朴公 光玉

遺事跋

逍遙子南公遺事跋

李聖直 普良 行錄跋

慶州崔氏世壽帖跋

五世同居帖跋

梁青溪 大樸 倡義檄跋

穆陵宸翰後識

仁平君李公 普赫 家藏 御書後識

洪氏家藏 御札後識

登俊試唱名日受賜 御筆八字後識

丙子應製詩後識

辛丑賡載帖後識

癸卯賡韻帖後識

題丁亥詩帖

題烟巖詩集

題趙侍郎 宗鉉 上游帖

題趙孝子錫類編

題小瀛居士葬白髮記

題李夢瑞 獻慶 蔡希菴挽百韻律

題申文初白頭山詩

題良翁李夢瑞浮橋行

題閩重陽帖

題李北海娑羅樹碑

題韓昌黎書夷齊讀書處大字

題呂真人榴皮帖

題皇明諸將名帖

題新羅文武王陵碑

題新羅太宗王陵碑

題新羅真興王北巡碑

題麟角寺碑

題螯藏寺碑

題金角干墓碑

題白月寺碑

題平濟塔

題原州半折碑

題陟州東海碑

題金白菴練筆蹟

題尹白下淳書軸

題李季恭昌友祝鷄翁圖

題檀園金弘道扇畫

題玉泉社書畫帖

耳溪集卷十六

題跋

璿源系譜紀畧跋

上之卽昨十四年庚戌六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
 聖嗣生前數日祥虹見 太廟之井異光騰于御苑
 已而果驗是年卽大聖降生之歲而是日乃 慈宮
 載夙之日也內自禁闈外至街衢無不歡欣踴躍奔
 走相慶 上召見大臣近臣卽日定號爲元子越七
 日癸酉祇告 太廟臨法殿受庭賀大赦域中是歲
 秋大熟旣三月宗正寺援故典請書于 璿系之譜

重國本也嚴宗統也 上可之命臣良浩識于卷尾
臣職忝館閣悸恐不敢辭乃拜手稽首颺言曰在易
之震之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離之大象曰繼明照
于四方聖人特書于二卦者蓋謂國之長子必主宗
廟之器而將繼嚮明之治也故王者之德上格于天
心光紹乎祖烈則惟天惟祖宗必錫以良嗣鞏厥基
命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皇天之眷命也
室家之壺永錫祚胤者言祖宗之降福也今我 聖
上至誠對越克膺天眷孝思不匱通于神明肆皇天
祖宗之錫胤嗣也必於聖人降生之年而又在 慈

宮載夙之日者夫豈偶然乎哉協氣薰蒸旁達區宇
先之以禎祥繼之以豐年於是乎迂續景命傳之無
窮邦基之鞏固譬如泰山而四維之也猗歟盛哉於
戲休哉臣躬逢盛會秉筆志慶蹈抃頌禱之餘敢有
祝規之獻焉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以貞貞者正也賈
生推而爲說曰太子正而天下正矣使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此乃先王教世子之法而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今
日先務莫大於是我 殿下所以教養而牖導之者
固無所不用其極而臣竊謂遇物之誨未若默感之

深以言之教不若身率之切從今以往深嚴燕閒之中寢弄提孩之際 殿下之一言一動罔非我 元子觀法成就之資也其可不兢兢乎造次念念乎祇慎哉凡所以仰答皇天眷棐之篤 祖宗付托之重者豈在乎是惟 聖上懋哉懋哉

御定八家手圈跋

戊午冬 御定經史諸書手圈成 上求諸書跋文於文苑諸臣下八家手圈義例於賤臣又以求八家手圈跋文 御札若曰予所願學者朱子也朱子於知命之前盡做語孟庸學諸文字而予則

僅成經史子集之諸批圈矣雖然朱子嘗於先秦古書歷代史記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則今予批圈之作蓋朱子之遺意也於三禮考次其節文於兩京會通其得失於五子滂洄其淵源以至陸稿之切事情八家之善詞命亦有可以權輿而參衡者則未必無助於來後也八家虛其左所以待卿幸有以為我敘也

臣承命製進

製進後 上教別兼春秋洪樂游曰文衡所製跋文典實圓好可以入用

以此傳于文衡仍賜諸書手圈十三卷三函教曰老人必欲見之故一秩賜給而姑未刊印繕寫之本不多以案上親閱者賜之俾傳此意且念乃叔不惟今之文衡即當世之鴻匠作小序弁于卷首

以作傳
家之寶

臣竊惟文章者道之英華也在天爲日月星斗河漢風雲之象在地爲江海山嶽鳥獸草木之文在人則爲辭令威儀禮樂車服之章故孔子贊堯之爲君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稱聖人之德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既著之事業又布諸方冊若虞典夏謨商訓周雅行道之文也洪範春秋易繫論語傳道之文也及夫聖人歿而微言絕諸子分門百家異術惟子思孟氏之傳得其宗焉周亡而聖人之文章遂不可見矣先秦前漢之文最爲近古若賈太傅董江都明

於經術司馬遷班固嫻於典章劉向之星書楊雄之太玄號稱大儒而學猶未醇自茲以降暨夫六朝異端橫流元氣淆散至于唐興百年始得韓愈氏以豪傑之姿奮起布衣身任斯文本源乎六經爬羅乎百氏一掃八代委靡之風鼓天下之學者粹然歸于正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文章雖極其瓌偉而精微未闡乎性道不可與議於聖人之統矣並世而同驅者有柳氏宗元而範圍未過乎左莊鼓吹上繼於風騷誠間世之奇才而非儒者之文也逮至有宋奎璧啓運歐陽氏興經術似韓子敘事似太史復振大雅之音

傑然爲一代宗匠於是聞風而起者蔚然相望蘇氏三父子並生於川蜀王安石曾鞏之倫迭鶩而爭先文風炳朗後世莫之及焉明儒茅坤斷自中唐以及盛宋獨推八家之文以繼六經諸子之後擇之也精簡之也嚴天下翕然無異辭此乃文章淵源之大畧而亦可驗治道升降之運也惟我 聖上以上知之姿承前聖之統縱覽千古博極羣書折衷乎先儒會歸於紫陽學問則洞性命之原文章則達造化之機文理密察精義致用圖書溢奎章之閣才峻盈摛文之院乃於萬機之暇留神簡編夜以繼日先從五經

表章精奧次及朱書彙分類選而又於三禮之節文兩京之詞命五子之粹言陸氏之嘉謨八家之雄藻採其英華手自點乙權輕重於錙銖定取舍於纖忽譬如禹斧疏導百瀆循其畎澮麟筆裁劃衆理歸於會通尺玉不遺於崑岡片羽畢收於丹穴優優盛哉是誠斯文之大業 聖人之能事也旣又布示于編校諸臣乃以八家手圈虛其左方命臣良浩曰爾惟館閣辭命之臣其爲我敘其後臣盥手敬讀稽首對揚曰夫八子之學術淵源規模大小旣經 聖人之品裁引古比類切中曲當如化句之肖物繪事之傳

神猗歟至矣臣何敢議到而竊伏念文章本於道德道有偏正而文亦隨之故三代以後文與道歧雖以八子之文章獨韓歐二家門戶醇正而猶未造聖人之堂奧其餘六子方之韓歐其諸左驂而右廣乎今欲一反乎古必以通經窮理爲基先博後約爲序崇正學而黜異說敦本實而斥浮靡道義積於中英華彪於外發之爲文章措之於事業光明俊偉以之輔世長民無不如志可以致隆於三古匹美於前哲奚止八子而已哉雖然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章自有軌範不可規規於字句佔畢也蓋德以爲興

道以爲軌而所以行之者氣也古昔聖人之文如雲行雨施不可尙已下此作者無不理先乎辭氣勝於文韓愈之言曰氣猶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畢浮蘇軾之言曰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自言其文如江河之流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不可不止此乃古人相傳之妙訣也由是觀之文章升降之機非獨視道衰盛氣實爲之輔也故作成之權宜在乎培養德教流行元氣充溢鼓舞動盪不知其所以然如霧蒸而豹變水盛而魚躍詩云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臣敢

爲 殿下誦之又以告夫濟濟之多士焉

慕堂遺稿跋

惟我先祖慕堂先生當 穆陵休明之運奮起蓬茅
平步雲路暨一代名碩並鑣聯武華貫峻選莫之或
先齒爵俱尊德音無瑕當時負山斗之望後世登俎
豆之享傑然爲中興名臣而子孫蕃昌冠纓蟬嫣福
履之盛罕與爲比第於平日守謙避名雖再魁大庭
早選湖堂而未嘗以詞翰自任故著述不富且佚於
兵燹百不存一識者恨之逮我 聖明御世尙德右
文靡遠不暨於我先祖尤惓惓焉旣命錫以美諡又

下親誅許其不祧蓋遠滂發祥之所自深感積慶之
有源揚厲表異風勸來世俾厥遺裔敬承先訓與國
咸休猗歟盛哉於是諸孫相與謀曰今我先祖之德
之美旣顯旣彰靡有餘憾而獨其文章無所傳後終
使嘉言盛蹟放失湮沒則其敢曰有後乎遂校讎家
傳詩文各一編附以世系年譜繼之以祭文挽詞言
行錄碑誌而又採遺事於曾孫晚退堂及七代孫樂
舜所蒐輯者合成三帛付之剞劂噫其少矣然先生
以德行則篤於孝友嚴於繩墨早從有道爲士林模
楷以學術則本源經傳啓沃君德 穆陵嘗稱之曰

講官第一以名論則犯顏斥倖以靖人心排衆衛賢以張國勢以出處則特立於黨目之外見幾於危亂之際完名碩德百世共仰奚係文章乎輕重然而言議行藏具載於零編斷牘可稽可師凡爲吾先祖後者率乃攸行在家在邦克敬克慎毋墮我懿範則豈不美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盍相與交勉焉

芸窩集跋

良浩年十二王考下世翌歲先君子捐背又無同堂尊屬可教詔者家庭事行漠然無所省識及稍長始

因前輩長老得聞王考本末府君蚤有志於文章從三淵金公聞詩道治樂府古風中歲以後一準唐杜之軌與趙后溪李槎川洪滄浪往來酬唱古文則本源六經型範八子纂言析理粹然一歸於正不欲以詩人自命然槎川翁嘗謂良浩曰吾儕中詩近盛唐者惟爾祖耳不可無傳良浩於是發舊篋檢遺草初年作舉皆放失遍求於先契故家得尺箋斷幅裒輯爲若干卷就正於槎翁詩凡四編文若雜著二編噫其少矣尙記冲駉時侍王考左右平居閉戶蕭然清坐案上惟聖賢書而已雅不喜著述故可傳者無多

五山集 卷十六
然晚年與名公長德結爲耆社每春秋令辰選日置酒韶顏華髮照映簾几鳴琴賦詩毫墨淋漓文彩風流爲世所慕比之香山東洛盛事嗚呼今何可復見也小子亦且老矣竊懼久而泯翳舍弟明浩適守西郡用活字印行謹識聞見所及後之覽者尙可以論其世也

五山集跋

國家承羅麗之後掃除荒屯大闢文治彬彬乎比侔中華而逞在肇造之初風氣渾朴聲明未融操觚之家旣徂元季之衰音或襲宋人之陳語惟以適時用

供館閣爲能逮至 穆陵光御邦運鴻昌宏儒鉅匠蔚然輩出文章之盛上挽隆古于斯時也車氏三父子並出一家以詩大鳴而惟五山子奇才俊氣特出流輩壓倒當世雄辭健筆如洪濤之赴壑奔驥之下坂觸之者風靡遇之者氣懾矢口落筆頃刻數千言並時諸公尸詞盟而負盛名者莫不逡巡却步讓與一頭故凡有大辭命副急應卒者輒屬之公而詔使之儻接皇華之唱酬公未嘗不與焉觀於集中贈李提督七律百首長律百韻一晝夜立草者可驗也材力之雄富句字之精鍊非腐毫擢腸所可及何其神

耶竊聞先輩相傳公於興到神會之時輒閉戶却客解衣盤礴專精注思已而欣然伸紙沛然縱筆手未停而篇已就云蓋其獨至之藝自得之境殆有神助非可學而能也是以名聞中國走卒皆誦可謂不世之英才也後之論者或謂之鋒穎失之太銳格力未能沉深言固是矣然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造化之無全功久矣何遽以此少之耶試觀柳於于所撰頤齋行狀有夢遺奇寶之事殆如文通之花筆豈不異哉惜乎其後承零替不克世其家聲殘藁遺唾散落無傳人至今惜之何幸我 聖上闡右文之治建

圖書之府蒐羅放失咸充秘局而命求車氏遺書博訪幽仄得其後裔於湖南海西乃獻五世遺藁十餘弓而敗楮斷簡殆不可讀爰命臣良浩刪其繁冗卞其訛缺編成全書未幾臣猥按西藩自內閣下旨又命刊印以進臣謹加校讎分部列目並與其三世稿合成一秩析爲八編倣中國聚珍堂活字印進焉臣竊惟文章之盛衰實關時運之隆替惟我 聖上萬機之暇留心墳典發揮制作無復餘蘊凡於當世之曲藝一能靡不搜剔揚拂各奏其用而又興思於二百年之前表章其湮沒剗剗而傳世譬如大句運化

直溪集 卷十六
陶成萬品無微不至無幽不達猗歟盛矣而况車氏
之文卽盛世之希音也隱而復顯使人家習而戶誦
則可占文風復古之一大機不亶爲伊人曠世之遇
而已豈不休哉

龍城雙義錄跋

丁卯之搶驟如風雨一路瓦解直西千里無敢嬰其
鋒者惟鄭襄武龍骨之守傑然爲戰功第一國人至
今誦之余嘗按關西節得見公兄弟遺事詳其起事
始末公諱鳳壽鐵山人以前靈山縣監與弟麒壽家
居聞龍灣失守敵兵長驅避入龍骨山城時龍川府

使李希健棄城走彌串僉使張士俊據山城叛附敵
受敵官公兄弟發憤揮涕陰結義士謀復城會士俊
以敵將令籍城中男婦各負米輸龍灣陣違者斬於
是公兄弟宣言彼以負米爲名將盡驅爾曹渡鴨水
衆大噪皆願守城拒敵擁襄武公爲義兵大將士俊
大懼潛引敵伏城外約爲內應公兄弟率壯士卽帳
中斬士俊並戮其腹心十數人以徇敵驚引去後數
日以大兵至肉薄蟻附公兄弟登城鼓衆人人死戰
五戰五却敵死者過半燒尸奔還捷奏行在襄武公
拜龍川府使兼義州府尹自起兵來凡謀畫狀奏皆

出公弟之手時朝廷命令不通孤軍無援乃移檄毛文龍遙倚聲勢乞糧濟師且送首級戰器文辭條暢意氣忼慨毛帥爲之感動勉從是時敵兵四出劫掠傍近民扶携來歸彌滿城中糧盡不能容副元帥鄭忠信聞于朝令率衆出城移陣安州敵乘間入城焚燬殆盡已而和成兵解襄武公移拜龜城府使後陞嶺南兵馬節度使公弟擢六品職除永柔縣令轉拜江西聞朝廷將棄清州以北上疏極言其不可事遂寢噫當鐵騎隳突之時州郡望風奔潰至有剃髮投降者民皆烏竄山谷或爲之嚮導而惟公兄弟奮空

拳倡義舉提數百之衆守彈丸之城屹然爲邊門保障薩水以北得免左衽是誰之功當時旣褒獎之沒後又榮贈之表闕建祠靡有餘憾矣襄武子景顥勇敢善射從公戰功多賞授禮賓主簿兄子景雲景雯景霽同入龍城協贊機謀世稱三英從姪始昌勇力超倫累戰大捷授官訓練僉正贈兵曹叅議旌其門一家忠勇之士何其多也後孫世世蕃茂相繼秉鉞天之報施信不僭矣始襄武兄弟各有遺事藏于家今其後裔編成一書將以剞劂而壽其傳請余一言噫公之事功照人耳目昭載國乘奇謀雋功前輩之

記述盡矣茲掇其大節以詔後人於以示山西出將世不乏人佇見忠臣義士多有激昂而興起者矣

愚齋孫公

仲暉

實紀補編跋

東都古稱多賢士大夫良浩嘗爲府尹謁東江書院於兄江之上卽愚齋孫公俎豆之所也公遭遇成宗中宗盛際發跡遐遠致位冢宰歷騁內外績庸俱茂焉間邁士禍身嬰縲綫而名節終不瑕故傑然爲一代完人中興名臣觀乎鄭文翼諸公之祭文可以知公之本末矣又况晦齋李先生以公之甥受業於公誘掖成就乃父乃師則又可以識公之蘊矣然

戊甲以來文字之禍最烈於嶺左公之著述遂不傳立朝言議邈然無所徵後人至今惜焉歲癸卯良浩承命纂中廟寶鑑發秘史稽嘉謨得公都憲時一疏首陳勤學問析義利之要繼以崇節儉作人才之方必引先王之事仰勉焉懇懇乎其言深得大人格君之體又有叅贊時奏語面請恤死囚寬民役之道於是乎見公愛君之忠盡言之誠卽此二事而餘可推也宜其爲中興名臣而先賢之所推服也公之耳孫進士鼎九因事訪余于漢京余拈出示之鼎九跪而讀戚然起拜曰吾先祖名德爲世所尊而文獻

逸缺後孫靡所考德今於二百年之後獲見信史之
記是天幸也抑公之賜也斯可以傳之百世將歸而
鍍諸木附于實記之下願垂一言俾後人誦法焉余
遂不敢辭書此而歸之于時鼎九遊太學魁應製特
賜國朝寶鑑以獎之是亦不偶也歟

懷齋朴公

光玉

遺事跋

嗚呼壬辰之難國所以存者實賴士大夫之力而士
之奮忠抗節立功扶顛者多出於湖南當是時也水
戰則有李統制陸戰則有權元帥實爲中興元功而
至於舉義赴難則若高霽峰金健齋朴懷齋尤其卓

卓者也然高公金公身擐甲提兵血膏原野朴公則
病未從軍留調兵食功未遂而身先隕世之論者或
以爲公所樹立未若高與金之烈也余謂三公者皆
誓心捐軀殉國家之急其死雖異其志一也如殷之
三仁或死或去或囚而均之爲成仁也然朴公之功
抑有大者而世莫之知何者方南師之再潰也一路
瓦解人心鼎沸公獨發憤揮涕緘疏數千里聲守臣
之罪薦權公之能用能黜怯帥而授良將一戰而有
南原之捷再舉而奏幸州之績於是拯一路之危植
中興之基嗚呼是誰之功歟是誰之功歟昔漢人稱

鄮侯之功必曰給餽餉不絕糧道而不知舉淮陰之功之尤大也余於懷齋亦云

逍遙子南公遺事跋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故君子之道有經有權經以處常權以制變經者顯而權者微故居經易達權難然君子之處變也家難於國何者國以義而家以恩也余觀逍遙子南公可謂能權於家者也公袞之兄也遭時世之孔艱處人倫之不幸以盲自廢泯然乎無跡噫兄弟一身也志有不協行有不躋規之而不入從之則不可斥之則不忍寧托疾而逃焉矚然不受

其滓非以潔其名也非爲遠夫禍也惟自靖吾心而已其跡晦其情苦其事奇蓋處至難而適於義焉非達權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及見公之裔彥極所爲遺事益詳公本末公祖沙川伯當國之革卓然全其節信乎處變而得正者始知公之賢有所受而所處爲尤難也公之子掌令公亦克嗣其美志道而不肯仕是何南氏之多賢也今彥極掌令耳孫也舉進士知名能述其世德余又喜南氏之有後也遂書此而歸之

李聖直

普良

行錄跋

目之設以視也然近能察秋毫之末遠不辨牛馬之大是能視近而不能視遠也晝借光於日夜借光於燭是能視明而不能視暗也塵眯之則不分青黃指翳之則不見天地是能視通而不能視障也目之不可恃也如此故善視者以心而不以目心者神靈之物也遠而萬里之外百世之久可坐而燭也幽而鬼神之情狀陰陽之變化可默而測也古之稱明睿大觀者未嘗假視於目如師曠之聰左氏之文章皆無目而視者也韓子稱張籍之賢亦曰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豈苟然哉駒城李聖直幼而喪其目然口能誦

六藝知能周事變凡世之有目者反不若焉所謂不假視於目者非耶蓋神不外交故其心專專故寂寂故能通通則無不照矣豈有遠近明暗通障之別哉然則天之廢其目也非故嗇之將以通其心之慧也復何戚焉雖然人之有五官猶天之有五行也使斯人偏而不備沉抑天闕而世之盲於心者馳騫而夸顯抑獨何歎嗚呼孰使之然哉

慶州崔氏世壽帖跋

德者天爵也壽者天祿也有一於此謂之達尊故一鄉而得一人猶難矣况一家而兼有忠孝烈者乎男

子而有此猶難矣况婦人乎一二世得數人猶難矣况七世而十九人之多乎余於慶州崔氏見之矣前察訪崔漢樞持其世壽帖來示余蓋自其七世祖護軍守渾至其季父察訪益大得年多者八十八九少不減七十六七而夫婦偕者過半焉又其子若孫若婦或死於深河之戰或殉於江都之難凡以忠烈旌以孝官者七人何其盛也嗚呼人之懿德莫大於忠孝與烈而並萃於一門人有五福惟壽居先而相傳於七世是何天之賦命篤於崔氏若是其偏也豈其上世蓄德劬行受天之祐覃及厥後者源深而流長浩浩其不可止耶詩云豈弟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豈無所本而然哉世之人觀於是可以知所勸矣今察訪君年近七十而尙康強健行又不知其壽命所極而後來者之克繼先武者又不知其幾世也姑書于策以俟之

五世同居帖跋

昔我 元陵在位十六年庚申七月十四日親臨大政兵曹判書趙顯命進言郭山人金英俊四世同居有張公藝之風 上召見其子益弼登武科在京者問累世同居不失和氣者何道對曰均其衣食使無

所爭而已 上大加稱獎特擢英俊僉知中樞益弼
除守令命旌其閭後因相臣奏朔州有崔尚浩者五
世同爨如郭山之金 上聞而奇之曰一道之內乃
有二人耶召見其姪又命旌其閭圖進所居里特授
尚浩同知中樞一路咸聳國人傳誦今 上十六年
六月 上臨大政興思昔年盛事命藩臣召見金崔
兩家後孫有能守家風堪祿仕者舉名以聞臣良浩
適忝方伯檄問兩邑郭山進金英俊孫守會朔州進
崔尚浩孫奎晶臣召與坐聽言觀貌皆能遵其祖訓
於是具啓以聞並封進其家藏 先朝廷教 上回

諭臣若曰一言以蔽之有奇異者昔年兩家人收用
實在 御極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而今茲藩臣之啓
適到於嗣服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夫豈偶然金守會
以前叅奉直遷六品職崔奎晶付初仕事下政曹已
而守會爲內贍主簿奎晶爲 康陵叅奉命乘傳上
來嗚呼盛矣夫 聖王之御世立教莫先於興孝悌
敦風化肆昔 英考之世乃有金崔兩人出於西塞
僻遠之鄉旣官其人又表其閭至今傳爲盛事今我
聖上嗣承大位以孝爲理誕述先美訪求遺裔官以
寵之駟以榮之豈直侈一鄉而已凡一國之人舉將

風矣乃若藩臣上奏年數月日適符於先朝是則莫之爲而爲者也傳稱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只言德教之相似也其稱千有餘歲若合符節者蓋言事功之相契也至於年月日之鑿鑿暗合卽史牒之所未聞者可見天人妙合之機自然而然而微我聖上繼述之孝通於神明鼓舞之化上叅玄造曷能致此易曰聖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斯之謂歟臣於是時奉揚休命躬睹是事謹書始末一以遺兩家之後一以告太史氏永示于來世

梁青溪

大樸

倡義檄跋

壬癸之難僭矣再造我東方者實賴皇朝之力然余嘗謂雖微天兵國無終亡之理何者於人心見之矣始烏夷之蔽海來也民不見兵久矣長劔毒丸莫之與撓則列郡之瓦解固也及至三京淪沒乘輿播越則八域含生莫不嘔血摩拳北首爭死而時月之間我之喘息稍定彼之長短自見於是乎義兵起矣斬木揭竿者蜂涌而雲合前遮而後扼賊不得寧息則彼懸軍深入者其勢自不能支耳此實我祖宗固結人心培植士氣之功也當是時義兵最盛於湖南如高霽峰趙重峰金健齋以身殉國尤爲卓然而若

其首事先倡激起義士之心者青溪梁公是已况雲巖之捷實爲第一奇功而天不助順中途隕折噫使公而不亡則錦山之役未必全覆而勤王之師所向無前矣寧不痛哉然而高趙諸公死於鋒而其節顯梁公歿於軍而其名泯是則當時宰相之過也今我聖上崇節義以勵一世因多士請特命旌公之門顯晦固有時而風聲自此遠矣嗚呼盛哉公之後孫前佐郎周翊持倡義帖來京師以示余不佞嘗慕公義願爲之執鞭今見檄文若日記皆公手跡也又有破倭圖及獻馘狀牒高公所題署者於今二百年颯颯

有生氣其揮涕誓衆擊劒臨陣之狀宛在目令人激昂而蹈厲至若請斬倭使書其辭嚴其慮遠苟使當時用其議則庶可折凶圖而張國威聲大義於天下矣此可與重峰封事並傳於宇宙豈直爲梁氏一家之寶哉謹盥手以識其下後之覽此者若不起忠義之心則非人也

青溪筆法古雅迥妙大類匪懈詩之零落流傳者亦皆清絕有唐人風斯可見才高一世雖非忠義大節亦自可師此帖當與霽峰檄草並入摸刻以傳于後

穆陵宸翰後識

右 宣祖昭敬大王御墨行草大字十紙楷書小札一紙諺隸相雜小札二紙諺書一紙墨畫一紙 昭聖仁穆王后御墨大楷一十四字述懷文一篇諺隸相雜小字一紙諺書一紙粧成一卷謹藏之中衍以爲傳家萬世之寶恭惟我 宣廟遭時艱虞克新舊邦鴻功盛烈昭垂史冊炳朗日月而至若餘事翰墨尤爲度越千古片墨隻字之散落人間者可謂天下絕寶而况此卷首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十大字蓋於龍灣播越之辰所寓意而自勵者也雖在一時

揮毫之際猶未嘗頃刻而忘乎興復則宜乎克戡大亂終成中興之烈也雖弓劍之莫攀尙雲漢之昭回環海臣民可以激感於千載之下矣豈特尋常游戲如宋帝飛白之比哉若夫 仁穆大妃述懷之篇卽西宮遭變之日寫哀以抒懷者也言言刺骨字字摧心讀之孰不掩卷而於邑也矧我高祖妣貞明公主實侍左右備嘗險艱手輯此卷以示後世則凡爲洪氏子孫者尤當世守而勿失也謹盥手以識以寓於乎不忘之思云

右 宣祖大王御書二十字得自東陽尉申公後孫

家卽世所刊行唐詩之真蹟而字逸篇未完者也金
精玉潤龍騰鳳翥真天人之跡稀代之珍而細觀紙
本乃科榜啓牋也夫以千乘之尊遊戲翰墨豈乏文
房之具而乃用故紙之背大哉節儉之德正與漢帝
集上書囊爲帷同一揆也曷不造中興之烈而享長
久之運乎是可以垂法萬世矣

仁平君李公

普赫

家藏

御書後識

右 英宗大王御墨八句三十二字曾賜仁平君李
公而公長胤仁陽公所替受者也眷遇之隆迥絕羣
僚至今傳爲盛事竊念自古勲臣克保功名以庇後

人者蓋絕稀焉而至若揚武帶礪之家惟仁平公獨
享壽考子孫鼎貴福履之盛世比之汾陽此豈無所
自而致哉良浩少日習聞公內行之純篤處心之和
厚持身之儉約皆有人所難及者宜乎其膺受遐祿
羨及後嗣也故仁陽公秩躋公孤嗣子仁陵公今又
受知 聖主致位三事乃卿乃公世襲疏封餘慶未
有艾也豈不偉歟况當日 寶籌已近七耄而玉
繩珠絡龍翔鳳騫宛然見天人之心畫奚直爲李氏
家傳之寶也臣以昔年侍從之臣獲瞻雲翰於數十
年之後摩挲愴慕無異於攀烏號之弓擎飛白之墨

矣嗚呼悲夫

洪氏家藏 御札後識

粵昔崇禎丁丑南漢和成 昭顯世子暨我 孝宗
大王質于瀋陽葆翁洪公以首相冢子負羈縲從于
泥露之中受知最深有狐趙之契及葆翁東還 孝
廟賜手札頻繁而經亂散佚只餘二紙後孫粧池成
帖以作傳家之寶噫嘻當時之事尚忍言哉葆翁身
經患難銜冤茹痛常懷枕戈之志觀於贈會稽畫師
之詩可見矣平生以尊周雪耻為已任而天不假年
齋恨以沒悲夫伏觀 御札若曰已經幾年只自消

魂又曰欲修鄉信不覺雪涕悲憤忼慨之意溢於紙
面有不忍讀而玉繩盤挈虹光射斗真天人之跡也
嗚呼雲翰寶墨尚留人間而弓劍已邈江漢空流瞻
仰昊天謂之何哉

登俊試唱名日受賜 御筆八字後識

臣良漢外祖沈相國受知 聖主存歿無替及賤臣
登第出入近侍每 教曰忠實似其外祖至甲午春
正月 上詣景福宮之勤政殿設登俊試遵 光廟
故事命正卿以下皆應試賤臣以刑曹叅判中選卽
日唱名賜花蓋曠世盛事也 上率一榜還宮御景

賢堂宣饌賜廐馬法樂手書其雖外孫予嘉其誠八字以賜臣蓋憶故相以勉賤臣也翌日同一榜奉箋謝恩退而粧成寶軸盥手識其下

丙子應製詩後識

昔我 英宗大王三十二年丙子夏久旱傷稼 上憂之遣近臣徧走山川猶不雨卜日親禱于 太廟視牲之夕雲始同卒事而旋遂大雨竟日既沾既足農人歌于野咸曰吾 君之賜也 上喜甚手書御題喜雨詩十韻律命禁直諸詞臣製進臣時以文學直春坊隨諸臣應製命招弘文提學定高下於前席

置賤臣作第一 上以御筆書賞於卷尾賤臣乃得文皮之錫觀者榮之於是與選者各粧池成帖以爲傳家之珍後三十三年戊申偶閱舊書得是帖於架上嗚呼 仙馭上賓今已十有三載矣盛德至善民到今不忘者實由於格天之誠愛民之仁度越百王而觀乎是帖亦可徵也夫豈尋常賡載之比哉追思當時遭遇之盛歷歷如昨日而卷中十七人存者只數人而已白首老臣爲之摩挲而流涕

辛丑賡載帖後識

上之五年辛丑臣良浩承命叅修 先朝實錄旣事

又特授臣同知春秋館事命詣藝文館同諸臣抽秘
史修 列祖寶鑑寅入酉出分番直宿凡再閱月始
出散草還奉實錄於史閣 上乃分授諸臣各就私
第纂輯付臣以 中廟寶鑑臣恐懼不敢辭舉承文
正字李顯道爲郎官退而屬筆又三閱月而書成卜
日齋戒具朝服詣仁政殿奉箋進獻 上錄佔畢之
勞加諸臣一級此國家之盛典 列聖未遑之舉而
我 殿下嗣服之初旣成實錄又成寶鑑繼先志揚
前光帝王之大孝莫盛於此猗歟休哉始開局數日
上命近臣宣法醞賜御製序若詩以寵之臣等旣醉

旣飽卽席賡進旋命鏤揭于院壁以永其傳臣等旣
効薄技於金匱不刊之編又托姓名於雲漢昭回之
下人臣之榮孰大於是謹摹印成帖以爲傳家之寶
且識承事始末以備藝苑故事

癸卯賡韻帖後識

聖上卽阼七年癸卯之臘有事于 太室前一日
上齋居于望廟樓臣良浩以摠管從負寶劍立樓前
夜初鼓宣召二寶劍臣與臣尙集趨入前席史官擎
御製五言律一章命登筵諸臣和進臣等就燭下構
寫稽首以獻又命從駕相臣館閣臣並賡進 上以

御筆考定置賤臣作第一仍賜酒饌又下七言律一句命諸臣聯韻篇既就將退命臣良浩臣尙集各書一通成軸以進觀者榮之噫勅天喜起之歌尙矣無可論已三古以降君臣賡和自栢梁始而不過詫凌雲之構飾右文之治而已况其臣工之詩間有雜以調謔失嚴敬之體去雅頌遠矣今此御詩上章見奉先述事之孝下章見勤民祝年之誠大哉王言可以被之管絃列於典誥矣至若雲日之光著自然之章天球之響含太和之音有非言語文字所可形容者嗚呼懿哉臣退又繕寫一帖敬題其後以識一

代盛事

題丁亥詩帖

國家以文治奕葉累熙至肅祖而大盛士大夫居無二業遊無異藝簡聲利敦風義其登於詩也冲和悠永其形於筆也疎朗適麗淵淵乎大雅之象也維時我王考暨族祖東溪公與槎川諸公遊於社花月琴樽有唱有酬傑句俊語家誦而戶傳與其席者皆一代英豪多以文章名世如尹白下趙鶴巖李存齋三公又光顯于朝掌邦誥尸文盟何其盛也至其筆翰之妙多出尹公之手淋漓動盪雨驟霞翔信乎希

世之珍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乎是帖斯可知其世也東溪公季子宜寧公得故紙粧池爲傳家寶屬良浩敘之噫丁亥於今七十有餘年矣文彩風流邈若上世不可追攀徒令人跂慕而感慨况於爲子孫者乎凡我諸公之裔不獨寶其跡求以嗣其美則庶乎有裨於世教也

題烟巖詩集

余於七八年前以散班隨 駕詣舊闕遇南郭李同樞於耆英社有童子立其後骨秀而神瑩玉如其人也余問李公彼何兒也曰是吾孫佐薰其名今年十

三能爲古詩長句者余撫其頂曰此瑞物也必大鳴後因得見其詩數篇泱泱乎古樂府遺音矣於是心益奇之庚寅余出按海西海出佳墨名國中會聞有漢城試乃寄書與墨於李君以助書券須使者還不見李君答乃得同樞書云阿孫已於某月日不幸死矣墨乎誰拜賜者其言絕悲余覽未竟愕然失聲曰嗟乎惜哉苗而不秀者自古然耶及余東還數年聞李君詩已刊行於世亟求見之今古體厯二百餘篇高者幾於建安下不落元和後娟娟兮春華颯颯兮秋籜無一點烟火氣宜不能久淹於塵世也然是亦

王溪集 卷十六
足以不滅矣何必多又何必壽也余於是獨有所相
感者其遊西巖寺詩有云聲從激處生者卽余洗劍
樓句也其山暎樓詩云危樓坐似舟者卽余芙蓉堂
句也特押韻異耳古所稱詩人意同者乃今親見之
益覺後生之真可畏而無年之重可惜也悲夫

題趙侍郎

宗鉉

上游帖

余少遊四方於東國名區跡無不及獨未見四郡不
惟足偶未到心亦不之急焉者古人言遊山如啖蔗
漸入佳境蓋欲先其麤而後其精也去年出北塞躡
摩天臨瑟海極偉壯之眺及秋始入四郡覽龜潭之

雄拔泛島潭之瀟爽清曩則仙巖幽曠則雲巖瓌詭
則舍人巖在百里之內不匝旬而徧觀焉其餘奇石
澄泓錯落碁置者不可殫名真造化之精華仙靈之
窟宅也國中名山水各擅一勝者不爲不多矣若求
集衆美而兼有之者當以四郡爲冠使置之巫峽廬
阜武夷鴈宕之間未知孰與短長也趙侍郎元玉亦
於前歲遊上游携善畫者摹成一卷又手寫山水記
以示余蒐奇抉奧無微不至無幽不發一展幅恍若
復坐於三巖二潭之上可謂勤且工矣然畫者貌其
影而已文者述其形而已若神若趣可以心會而不

可以言傳况筆與紙乎是則還之造物可也

題趙孝子錫類編

孝者天賦也雖蟲鳥之頑不靈者尙知慕其所生况於人乎然歷撰古今能以孝著者蓋鮮此形氣之私妻子之愛汨之也若黃之趙孝子可謂能全其天者矣惟我 聖上以孝臨宇內每歲咨方岳之臣搜求異行以聞惜乎公已沒褒未及其身乃贈之官又朱丹其閭爲一邦觀式噫亦榮矣然風聲攸暨宜乎歆動而作興者多何近日寂寥之久也無乃承上而宣下者未能盡其方耶抑有之而伏匿不章名不達於

官耶二者皆岳牧之過也余方居是職竊有感於是編而重自愧也聊識其後以勸世之爲人子者

題小瀛居士葬白髮記

鑷白如去惡治世則善者衆而惡者鮮故去之也易衰世則善者少而惡者多殆不可勝去故去太去甚而已今夫人之盛壯也其猶治世乎及其老也其猶衰世乎是以盛壯之白可鑷也旣老之白愈鑷而愈不止鬚髮可盡而白不可去則終於無此身而後已噫世之衰也人力可以轉而之治也人之老也不可復少也人之惡者猶可誘而之善也髮之白者不可

變而反黑也然則世之鑷白者誠愚矣既鑷矣而又
葬之名山以斬魂魄之來遊此又愚之愚者也然其
言曰塵劫中一遊戲云爾則又不可謂真愚也豈嘗
聞漆園之風者歟

題李夢瑞

獻慶

蔡希菴挽百韻律

詩之有律非古也長律則又一變矣况步其韻乎斯
乃詩家之所忌而亦非工於詩者不能也李令公夢
瑞示余希菴挽百韻律蓋步希菴之松坡挽也驟讀
之已見機杼自出位置得所氣昌而語工無一句偷
贅無一韻拘僭翩翩乎長袖之赴節恢恢乎游刃之

劈理可謂鴻匠鉅手至於筆力之勁俊藻采之穠蔚
調響之清厲較諸希菴原韻足可方駕而或相軒輊
真不媿少日之知音矣然周旋於聲病駢偶之間不
免有出入今古譬如百戰老將與勁敵對壘隨機應
變雜出奇正不能一循於範驅其視司馬之節制未
知何如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詩家之用長
律其亦不得已之兵乎是則使麾下部伍知之可也

題申文初白頭山詩

西方之山祖崑崙東方之山祖白頭然中國之人未
嘗見崑崙故神之曰仙靈宅焉東方之人未嘗見白

頭故亦神之曰神物遊焉東國有震澤翁者年將耆
自卞韓走肅慎疋馬四千里焚巨木跨絕壑露宿十
日窮白頭之巔遂踞大澤睨北斗其志魁然壯矣及
登大角峰有詩曰未有驚神異終能絕衆同耳溪居
士聞而歎曰是翁豈觀山而悟道耶夫山雖極高卽
拳石之積水雖極深卽勺水之多何有乎神異求道
者亦猶是矣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聖所以聖山所以
祖不在乎異而在乎同蓋有同而異者爾或問曰崑
崙之趾有星宿海白頭之頂有大澤庸詎非神異乎
居士曰易所謂山澤通氣也於卦爲咸陰陽交而萬

物生奚待登山而知之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曰
不咸在肅慎之國不咸咸也中國之人謂之長白東
方之人謂之白頭蓋山極高四時常冰雪故名云

題艮翁李夢瑞浮橋行

上之十三年己酉冬十月將遷 顯隆園於漢南之
隋城故事 車駕濟漢水用維舟 上以 靈輦之
重不可以舟涉命有司講周家舟梁之制建浮橋以
駕漢議者紛然難之維時小司農李公獻慶亦竊憂
曰天寒水廣恐非人力所及 上斷然行之羣工震
懾奔走聚巨艦七十七截江之腰編竹木絡絙縵外

王漢集 卷十一
覆以莎上實以土宛然成九軌之達於是厥衛啓道
萬衆環擁 車駕繼其後旂旄飛揚軍馬駢闐坦然
如履康莊向之難之者舉瞠焉相告曰是 睿智獨
運非人謀與能也橋始成 上命李公往觀之又命
曰汝善詩其作詩以颺之公退作浮橋行長句七十
七以進蓋用當船艦之數也 上嘉賞之搢紳傳誦
焉公以示良浩徵一言余讀而歎曰盛哉是橋 聖
人之制也美哉是詩大雅之音也夫造舟爲梁自文
王創焉以成親迎之禮秦漢因之遂有渭橋之名在
東方則惟我 王創焉以嚴奉先之禮亦將爲萬世

規法是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在廷館閣之臣非
不蔚然衆矣而歌頌之作獨屬於公 聖主知臣之
明公之遭逢之隆可謂相得而益章斯詩也將與大
明八章並輝於千載矣若其詞藻之雄摸寫之工姑
不暇論

題閨重陽帖

季秋之月於卦爲剝五陰並長一陽將盡聖人憂之
命其爻曰碩果不食斷其占曰君子得輿於是立重
九之節以示扶陽之義世之學士大夫用是日登高
置酒於以宣暢幽懷導達陽氣豈徒然哉至若九月

王漢集 卷十六
之閨陽數之羸也君子遇之尤致意焉余觀箕城閨
重陽帖不覺欣然神契夫箕城者殷太師故都也田
畫九區壇有九疇蓋得洛書之數而時當九有之陸
沉獨傳於東方者可驗陽氣之始於東也今此諸老
人選是日登斯地必有見乎羲繇之義箕範之數者
恨未及躬齒其席扶杖而問之

題李北海娑羅樹碑

趙子昂嘗言唐人之書自歐陽率更始作間架尙筋
骨至顏柳而嚴緊勁悍一變永和風韻惟李北海不
失晉人之軌當爲書家正宗余於淳化帖見泰和書

一幅如丹穴之零苞片羽猶可想其全體及見娑羅
樹碑遁逸疎宕極有大令之風始信子昂之論爲不
易而吳興書門路之正蓋有所自矣杜工部哀北海
詩云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其文章筆翰見重於
當時如此余甚愛玩欲一臨而未暇也壬寅奉使如
燕翰林修撰戴衢亨因從者求見余詩乃手書紀行
詩二篇以遺之戴君覽詩歎賞又評書曰大類李北
海夫北海之筆余固好之而未能學也今戴君一見
數行漫草便識平日好尙非精於鑑識者能如是乎
誠可異也戴君字蓮士江西人妙年魁鼎甲入館閣

有盛名於中國云

題韓昌黎書夷齊讀書處大字

癸卯之春余自燕歸歷孤竹故城謁二子像於灤河
暮抵永平府有一秀才懷刺請見延入爲禮卽孤竹
李美字純之者也袖其文數卷求余一言覽未竟知
其爲博聞之士也自言治舉子業年老無成以著述
自喜因與語孤竹古蹟純之曰此中有夷齊讀書之
墟水石甚奇余呀然笑曰夷齊之世邈矣今何以徵
焉純之曰距此百餘里有山曰書院山有寺曰雲居
寺昌黎韓公斲崖石大書曰夷齊讀書處夫豈無稽

而韓公書之乎余曰然則有印本否純之曰適無在
者後當搨來寄示余漫應而未之信也翌年春宗姪
左相公使燕還路永平純之來見曰聞大人與洪副
使同姓爲我傳此紙仍出夷齊讀書處五大字及嘉
靖刻古蹟碑一本下附其遊山記隨使行來余觀其
大字筆力雄邁字形奇古不似宋以後筆殆非凡衆
人跡昌黎旣孤竹故境而碑言唐太和年建寺正當
韓公之世則其稱韓書不爲無據矣然夷齊讀書之
說人或疑焉余嘗思之羲黃之世文字已作神聖繼
起開物成務有禮有樂則豈無書籍之可傳謨訓之

王漢集 卷十一
相承乎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堯舜之典皆稱
曰若稽古可見唐虞以前亦有古書可稽也昔趙閱
道折王介甫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當世稱其辯余
獨惜其言之太快也至若夷齊之時卽商周質文之
交也虞典夏謨固已粲然而六七聖相繼損益文物
憲章尤宣朗矣故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傳說
曰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伊傅之世尙然二子雖賢聖
何嘗不學而能成其德乎惜乎所讀之書今不可見
也然千載之後賴有韓公之筆而表章之於以見聖
賢之學罔不資於讀書其跡寧不可寶乎噫純之以

異邦之人逆旅相逢一言相許至於搨取百餘里之
地遠寄數千里之人其亦敦信好古君子也其言又
豈不可徵乎於是粧成一帖以永其傳使天下後世
之慕夷齊者必自讀書始

題呂真人榴皮帖

東坡詩話云有道士自稱回山人過沈東老飲酒用
石榴皮寫絕句壁上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
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書訖出
門渡橋遂不知所之或曰此呂洞賓也僕見東老之
子道其事爲和其詩云余於壬寅使燕求是帖於書

肆終不可得及歸偶獲一本故紙澆弊蠹蝕字缺幾不可讀亟以淨紙改粧焉夫神仙之說本荒唐矣彼呂純陽真仙去耶胡爲而來人間留筆蹟也是未可信然坡翁旣言親聞其事則又不可謂誣也今觀其字畫飄搖如斷雲空花若出神化決非烟火中物也是可爲希世之珍何必問回山人與呂純陽也

題皇明諸將名帖

昔我 宣廟壬辰倭奴陷三京 車駕西狩義州山人休靜仗劍迎謁 上諭之曰世亂如此爾可協力弘濟耶休靜泣曰臣雖老病敢不激起義旅命拜八

道十六宗都摠攝諭方岳禮遇之於是休靜弟子惟政自關東起僧軍七百處英自湖西起一千五百會于順安之法興寺助天兵聲勢癸巳正月戰于牧丹峰斬獲甚多遂克平壤賊宵遁休靜以勇士百人迎駕還都李提督贈詩褒之文武諸臣八十餘員以長箋列姓名修書幣致禮焉其爲華人之所尊敬如此是帖藏於普賢寺人無知者余於己卯春遊妙香訪西山古蹟得見此帖摩挲擎玩恨未能表章後三十年辛亥按西節屬寧邊府使柳令孝源入山取來賁送箕城摸刻于石印傳于世還舊本於山中噫此

豈但爲西山之盛蹟而已我 穆陵中興之烈 神
宗皇帝再造之恩槩見於是帖可作東方萬世之寶
矣於今二百餘年始顯於世夫豈偶然哉

題新羅文武王陵碑

余於曩歲尹鷄林卽新羅故都也時天旱行禱于山
川東海上有雩壇曰利見臺余乃具祝幣往焉臺在
大海之傍石阜突起成臺問邑人以利見之義對曰
昔新羅文武王隣於倭數困於侵伐臨薨詔太子曰
我死必葬於海中當化爲龍以距倭兵海中有大石
嵯峩屹峙如小島太子羣臣不敢違葬於石間未幾

風雷大起有黃龍見於石上臣民登臺而望拜焉名
其臺曰利見遂以爲禱雨之所輒有靈應云余大恠
之以爲齊東荒唐之說考見三國史文武王紀有曰
羣臣以遺命葬東海口大石上俗傳王化爲龍仍指
其石爲大王石云國史乃是信書不可謂誣而至於
化龍一事稱以俗傳蓋諱之不欲質言也歷觀前牒
繇化爲熊牛哀變虎等說非止一二而皆在洪荒之
世不載於正史惟新羅文武王卽是中國李唐文明
之時而乃有此恠誕之事物理之難稽如此聖人不
語恠歸之於多聞闕疑可也余始見三國史猶以爲

耳溪集 卷十六
金富軾是異代之人或失之傳疑矣往在鷄林時訪
文武王陵無片石可驗後三十六年土人耕田忽得
古碑於野中卽文武王碑而大舍臣韓訥儒所書也
其文剝落無序而有曰赤烏呈災黃熊表異俄隨風
燭貴道賤身葬以積薪碎骨鯨津等句明是火化水
葬之語不可謂國史之誣也噫其恠矣聊識碑刻之
後以示博物君子

題新羅太宗王陵碑

新羅太宗王陵在慶州西五里無象設前有碑龜趺
高丈餘失其身上安龍頭天矯蟠拏刻鏤精巧面有

方篆陽文曰太宗武烈大王之碑噫太宗平麗濟一
三韓實有萬世之功雖於革代之後衣烏之藏邦人
莫不敬護焉樹木不敢翦伐况麗牲之石乎今乃
失其所在設有愚夫頑童生心竊取是不可半夜負
而逃也又不可一日磨琢而滅之也有鄉父老焉有
守土吏焉亦安得默而視之乎於理殊未可曉余聞
關東靈鳳山有唐文皇碑壬癸之亂蠻人載之以東
在道中折遂昇其半而去其半尙留原州夫關東距
萊海千里而尙欲載去况鷄林數百里之近乎余意
太宗之碑殆是蠻人竊去也鷄林又有昌林寺碑嘗

耳溪集 卷十一
見趙子昂書盛稱新羅僧金生書昌林碑雖唐人名刻無以過之余到鷄林首訪昌林寺已墟矣獨有石塔巋然碑終不可得矣是碑也既名於中國則安知不爲蠻人所竊乎余見原州半折碑始悟鷄林二碑之同渡蠻海也遂並識以傳疑以質博物君子

題新羅真興王北巡碑

余少時見野史云新羅王北巡過鐵嶺至沃沮定界立石我 穆陵時申將軍礮爲北兵使印來傳世余於是徧問申氏之後無有知者甚慨然每逢北伯新赴者勸之求來終不得焉歲庚戌俞君漢敦通判咸

興來告行余試言之甫周歲君書來云朝廷新設長津府在咸興甲山之間中有黃草嶺距咸幾二百里有碑在嶺上顛仆山底上下皆折只存半腰見其文乃真興王北巡碑也印送一本余按碑字古質蒼勁而文理斷缺不可讀中列從官有曰喙部阿干大舍等名皆是羅初之地名官號也寧不奇哉考其歲卽戊子秋八月是爲真興王二十九年而中國則乃六朝陳臨海王二年於今爲一千二百二十六年東方古蹟無有先於此者今於開拓長津之時始出於世可驗國家文明之運無幽不顯而新羅盛時幅員之

耳溪集 卷十六
廣遠及鞅鞞之境於斯見之可補古史之闕矣俞君好古之誠乃能闡發千歲前古蹟可謂博雅之良士也已茲記隱見始末以備職方氏之採焉

題麟角寺碑

余少時見麟角寺碑印本卽高麗時集右軍書者也字似三藏序而稍瘦清峭過之心甚寶重聞其碑在嶺南義興縣思一搨來庚辰余尹東京距義興二百里乃貽書知縣求一本答云弊境今無麟角寺從何印取乎余歎曰寺廢而碑亡宜今人之不知也是豈可終使泯沒耶於是選於吏稍識字堪幹事者齋十

日糧戒之曰徧搜一境不得無還也吏去旬日而返曰深山古刹跡無不及終未見麟角寺者偶到一山有新羅廢寺與僧語古碑有無僧曰此中佛殿樓底有斷石十數塊無乃是耶試鉤出視之果古碑也取水磨洗見其文微有麟角二字矣余大喜遂募善搨者授紙墨與吏偕印取三本來蓋僧徒苦搨役擊碎而深藏之今餘十餘片字又剗剗可卞者僅十之一甚可惜也然其點畫完者精彩趯趯欲動宛然見永和風神奇哉麗去唐未遠必得真蹟而刻之又不經翻刻故視近世唐本諸帖真贗懸矣尤豈不可寶乎

王溪集 卷一
乃粧池成帖以傳于世

按輿地勝覽云寺在華山洞口有石壁矗立俗傳麒麟卦角于壁故因名焉有閔漬撰僧普覺碑銘余觀其字畫之逾妙刻法之精工實非後世所及豈因朝令而建碑如唐僧懷仁之集三藏序耶

題整藏寺碑

余尹鷄林訪古蹟聞故老言新羅整藏寺有金生書碑而今不知所在余甚慨然按邑志遣吏訪之入山最深處有小蘭若僧言是整藏寺舊墟古傳新羅女主藏兵於此而碑則不見久矣吏歸告以實余曰旣

得舊墟矣碑或埋沒於林薄乎第再往尋之數日來言寺後有磨豆磴脉理異凡石故豎起視其腹乃古碑之折其半者也余聞而奇之遣工搨數本來果是整藏碑而考其文卽新羅翰林金陸珍書也陸珍以詞翰顯於羅傳者見其姓誤稱金生也及余西歸拜相國俞文翼公公曰君在鷄林得見整藏碑否余對以求得始末公蹶然喜曰老夫平生聚金石錄數百卷獨未得是碑再按嶺節求之非不勤矣闔境無知者君乃得之好古誠過我矣願分我一本遂奉獻焉乃以一本附粧於麟角碑之下後聞藏書家曾有整

藏碑全本具前後面今余所搨卽前面之半而後面則爲磨豆所滅重可惜也聊識卷末以見物之隱見若有數焉爾

題金角干墓碑

金角干諱庾信新羅統合三韓之元勳也墓在慶州西十里余嘗爲府尹撰文以祭之見大塚如王者之葬而獨無一片石在前爲之徘徊悽愴曰角干之功蓋三韓塋封若是其大則必有紀功之碑而今不見惜哉後二十餘年余直騎省郎官李君書九博雅好古之士也自言其家有東方金石帖散帙只餘數卷

亟令取來閱新羅古蹟有金角干碑數幅剝泐微可卞而考其文無疑蓋於島夷之亂碑失所在而是本卽亂前舊搨也至今數百年流傳人間奇矣上去角干時則已過千數百年矣尤豈不可寶乎遂請於李君得其一幅附粧於鑿藏碑之下余觀鑿藏碑有右軍之風角干碑似歐率更之法皆爲書家珍品而東方古蹟莫先於此者在中國則其岫巖石鼓之亞乎余嘗論羅代人物推金公爲第一今見是碑重有曠世之感云

題白月寺碑

玉海集 卷一六
白月棲雲寺碑新羅崔仁浣撰釋端目集金生書者也舊在嶺南榮川郡中年失所在尙古子金光遂守隣縣搜得於田間運置官廨印行于世余在鷄林妹婿金君亨大知榮川余省安東先墓遂如榮川訪白月碑則棄在廢苑中土掩其半矣亟使舁致官舍前廊取酒磨刷字猶可卞乃搨十餘本廣傳于世托主人作木匣以覆之俾防風雨焉夫金生東方書家之祖也嘗入鷄林石窟中摘木葉寫字四十年不出書乃通神宋崇寧中高麗使臣洪灌持其書入中國翰林待詔楊球等見之大驚曰不意今日復見右軍真

蹟金生之書蓋自闕門戶未嘗學鍾王而暗合古人如此當時書碑板必多而今無傳者惟白月碑尙在而是亦集字則非真蹟也然棄捐田野幾致漫滅寧不痛哉余嘗博訪金生書於鷄林見太櫓院小扁於康津見萬德山白蓮社六大字又得田遊巖序及興隣君印本皆藏于家噫其少矣余懼久而遂泯詳錄于卷末使世之人知寶蹟之所在而愛護勿失焉

題平濟塔

東史云唐高宗顯慶五年新羅武烈王上表言進貢之路經百濟高句麗輒爲兩國所梗帝大怒遣將軍

蘇定方領舟師渡海征百濟與新羅將金庾信夾擊
大破濟兵虜其王義慈革其國置熊州都督府刻石
爲塔於白馬江上以紀功撰者陵州長史賀遂亮書
者洛州河南權懷素至今古塔巋然立道左未幾唐
又遣李世勣平高句麗置安東都護府已而兩國之
地皆爲新羅所並三韓始合爲一今按權懷素考其
世代乃非善草書之上人也筆法蒼勁結構嚴整一
變六朝之體始知間架之法已在顏柳之前而精神
風韻少遜於歐褚然想是當世善書名者可稱東方
古蹟之首矣

題原州半折碑

原州靈鳳山半折碑卽高麗太祖御製詞臣崔光胤
奉教集唐文皇帝書者也萬曆壬辰之亂倭奴車載
以東到竹嶺碑斷爲二乃挈其半而去亂定關東守
臣曳還于原州遂稱半折碑余搨來一本觀其筆畫
豪壯奇崛真天人之跡也嘗聞文皇最愛右軍書今
是帖深得三藏之法而脫出羈絆如天馬之遊空非
操毫家所可仿像也雖以鳥夷之蠢亦知愛重至於
偷載以去不憚千鈞之重萬里之遠所謂奴隸亦知
其爲瑞也幸其半尙留東方殆造物者相之歟余觀

耳溪集 卷十六
唐本淳化帖多載文皇書而皆經屢翻離其真遠矣
惟是碑獨傳千年舊刻求之中國亦難得矣雖謂之
天下寶跡可也異日中國有求東方古蹟則盍以是
應之乎

題陟州東海碑

東方之文眉叟最古往往類秦碑漢鼎筆則效周太
史而自創新體杈枒詰屈如千歲枯藤叟嘗爲三陟
守東臨滄海立石於日母之衝手書四言詩以誓水
文險而字奇若出神林鬼窟世人傳寶之叟常言先
秦西漢之後古文亡唐宋以下不足觀也故其文蒼

奧簡直絕無折旋變化論者病之然余獨謂唐宋之
文喜議論法太勝若東人則習模擬去古文益遠苟
論敘事紀實則當推眉叟爲第一曩歲余入喉院樊
巖蔡公爲知申一日邀余出示橫軸一帖曰此眉叟
手書人墓表草稿也要與公一觀余喜而展讀訖謂
樊巖曰此文中有數行失格豈眉翁未定本耶樊巖
愕然哂曰眉翁一字一法况墓石之刻乎公言未必
然矣已而樊巖取其軸盡卷忽有小紙插其尾熟視
良久拍案而叫曰何其神耶公之鑑識也因投示余
蓋叟手書數行於一紙云自某至某當改之如此一

如余所指余道然而笑曰文章杼軸至嚴且妙雖古作者不能無少出入叟乃自覺自改此所以不可及也樊巖曰使叟有知當掀髯一笑於九原矣余亦自謂知眉翁者莫我若也今觀東海碑其辭浩淼如洪濤其聲鏗鞳如怒浪若有海恠波靈恍惚於筆端嗚呼非叟誰歟能爲此者

題金白菴綠筆蹟

自菴金先生道學節行爲已卯士類所尊與靜冲諸賢同其進退至若文章翰墨乃其餘事而筆法尤高古當時稱有魏晉之風良浩少也得見公所書朝遊

北海暮蒼梧一絕大草雄偉奇崛有大令筆力尹白下嘗見而慕之欲倣其法把筆良久憊然而罷云然先生流竄嶺海年壽不永故書跡傳于世甚少近歲金君思秬宰連山獲一盜胠其橐有一書帖卽自菴書也寫其詩三十餘篇隨手漫筆不甚致意而鋒穎遒勁韻致蕭散可見其心畫而第不規規於古人之法譬如山陰脩竹解苞出土挺然有干雲之勢而柯葉猶未猗猗亦足以冠百卉矣今於兩賢跋文見其一顯一晦若有數也始則不滅於兵燹而得諸丐食之婦今又不毀於盜賊而入於金君之手殆鬼神之

王溪集 卷十六
默護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尤豈不寶重歟然余則謂
非惟書之爲寶蓋因人而寶也云

題尹白下淳書軸

東方之書祖於新羅之金生金生之筆奇巖奧妙不
師古人而自闢門戶然其神骨獨詣暗合二王故大
爲趙子昂所推服尙矣其後在羅則有金陸珍釋靈
業學弘福碑崔孤雲師歐陽率更在麗則有李岳文
公裕釋坦然機俊皆得唐人之法焉逮我國初匪懈
堂才高韻逸妙絕天下而年壽不永猶未能脫松雪
轍跡韓石峰濩專學金生而上游鍾王功力至到雄

視前人論者謂匪懈書如仙鶴刷翮已有冲霄之氣
石峰書如老狐專精能偷造化之妙蓋善評也至若
楊蓬萊黃孤山之草白玉峰吳竹南之楷金自菴成
聽松金南窓之行書各自成家足以名世而筆畫或
近恣滯結構不免疎慢終不能深造晉唐人闡奧惟
白下尹公生於千載之後穎脫超邁一洗偏方之陋
盡取金生以下諸家而割其榮焉咀嚼乎唐宋元明
而折衷於永和點畫則神氣骨肉俱足締構則法象
意態咸備妙悟神解集成一家夭矯如行雲游龍穠
燁如花好女令人目眩而心醉可謂人間之絕藝

耳溪集 卷十六
天下之奇才也於是乎書家之萬法畢露古人之陳迹盡廢世之操管者靡然宗之不復從事於戈勒波趨之法而惟求工於目與腕之間其弊也文勝而質喪日趨於弱與俗耳夫以羲之之聖於書韓昌黎尙有俗筆趨姿媚之譏况其下者乎余觀白下之筆過於姿媚安得不流於俗也然則善學柳惠者宜思隨時而損益之也今此軸乃其晚年作也各體俱存誠可寶重而但楷書少古意蓋坐於學顏蘇也行書本於弘福而出入於南宮奇而有則矣草書駸駸乎淳化至矣

題李季恭

昌友

祝鷄翁圖

尸鄉有祝鷄翁養鷄千餘頭各呼其名稱別而至夫鷄西方之蟲也得金氣其性好鬪翁能馴之居而有別羣而不爭異矣哉翁之德能化禽鳥之性耶使翁出而長民者將使天下之民不爭惜乎翁之不遇也翁之不遇乃斯民之不幸也噫

題檀園金弘道扇畫

朱明用事如坐洪爐杜子詩束帶發狂欲大叫真是此時光景忽得便面墨竹秀幹疎葉颯颯有清飈滿我懷袖不覺神骨爽然今乃知此君不惟傲霜亦能

玉溪集 卷十六
辟暑也然苟非筆端有神又安能發真性於幻境乎
檀園子可謂得虎頭之三昧矣

題玉泉社書畫帖

畫者六書之一派也其源同出於象形然畫以傳其
神書則載其道門戶遂歧而其理有相通者自古善
畫者多能書而善書者亦傍通畫格特執藝有專攻
焉耳余再遊中國見騷人韻士操觚弄管未有不兼
治書畫者獨我東士大夫目畫家以雜技不肯習焉
縱有出於天才不學而能者輒相視而嘲之此不識
象形之源也甚矣其固哉千君壽慶癖於文墨旣印

風謠續選又將集當世書畫名家合成一秩以資昭
代文獻余於是喜而題其首



